

方
凤
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方
勇
辑
校

方
凤
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 吴战垒

封面设计 凌瑛如

K825.6 / 174

方凤集

[宋]方凤著 方勇辑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6 字数160千 印数1—3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220-5/I·118 定价：(精) 9.50元



方 凤 像

四

《詩》

式風出

五世册封

长园文雅刊

王明(人頭印)

進且資、

存雅堂遺址

三三之家。其

由內而外。

自戊戌受國

大
②
。

灵璧尚年

北米西

前言

方凤（一二四〇——一三二一），字韶卿，一字韶父^①，浙江浦江人。祖籍浙江桐庐，北宋初，十一世祖景傳因爱邻邑浦江山水之美，遂卜居仙华山下（今登高口村），后徙后郑（今方宅村）。八世祖资，中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进士，仕至礼部尚书。神宗元丰八年（一〇八五），御书飞白赐之曰「清节素风之家」。七世祖扬远，登哲宗元祐三年（一〇八八）进士，历官至兵部尚书，封同安郡开国男，食邑五百户。六世祖铸，累官至太常博士，迁秘书阁小监，赠奉直大夫^②。五世祖访，应选入太学，升上舍，应进士举。祖昉，任本县学录。父达，为中书舍人。

方凤出身在这样一个「簪缨蝉联不绝」（柳贯《仙华方氏宗谱序》）的仕宦家庭中，自幼就受到《诗》、《书》等儒家正统文化的严格熏陶^③。继承家学，仕途亨通，正是这个家庭对他的期望。

①另有「景山」二字，或谓为名，或谓为字，未知孰是。详《方凤事迹诗文系年表》。

②铸子洙（洙之兄），知宁德县，升浙江提刑司幹，历守梅、新二州。自资至洙，皆仕于朝，称世臣之家。明初，朝廷犹赐以匾额曰「世臣第」，今存。又洙之族子果，果之孙策、登，亦皆先后举进士第。

③柳贯、宋濂等皆谓其精通《毛氏诗》，当是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

他还在襁褓中时，其父就说「是能继吾业者」（见柳贯《方先生墓碣铭序》）。

二十岁以后，方凤至南宋都城临安。因为他有「异材」，所以海内许多知名人士都乐于与之结交。嗣后，应选入太学，升上舍，但应进士举不第，遂寓居闾门舍人王斌家，课其二子。

南宋王朝经过长期的苟且偏安，到了度宗朝已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恭帝德祐元年（一二七五）春，建康、太平、和州、镇江、常州、平江等已相继降元，临安朝官纷纷外逃。方凤利用「斌与丞相称宜中为亲昆弟」的关系，「三以策告宜中」，希望他奋力抗元，以免家国遭受覆灭之灾（见宋濂《浦阳人物记》）。「然忠告如此，听者梦梦」（张燧语），陈丞相只因器惜其才而「将具奏请补初品官」（见柳贯《方先生墓碣铭序》），后又以特恩授容州文学。但前者因「宜中走海南，事遂寝」（宋濂《浦阳人物记》），后者因「未上而宋篆已讫」（宋濂《跋胡方柳黄四公遗墨后》），也完全成了泡影。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方凤同历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执着的精神，企望通过从政，参政来实现胸中的「落落」「壮图」（见《述志》）。如《上陈丞相书》云：「凤虽一介布衣，伏处草莽，其于家国机宜，兵食大计，尝窃窃讲究，稍有闻知，身历行都，希得一当。」又《八月十四寿吴良贵》诗云：「四十强而仕，斯言著《礼经》。转鹏宜运海，振鹭且充庭。」尽管这些诗文是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人写的，但都可以看出他那积极谋求进身的心迹。然而事到如今，繁华似锦的都城已被元军占领，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已被元军统

帅伯颜押解北上，统治达三百年之久的赵宋王朝宣告灭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方凤一家几代人赖以荣华富贵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他作为一介年届三十有七的布衣士子，又有什么「转鹏宜运海，振鹭且充庭」可言呢？于是，方凤怀着一种遗民的悲愤与沉痛，回到了故乡，担任同里吴溪吴氏书塾的教师^①。

宋端宗景炎三年（一二七八），义乌县令吴渭因不乐仕进，解组退归吴溪，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延致方凤、谢翱、吴思齐，在吴溪附近的月泉创办了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诗于天下，一时浙、苏、闽、桂、赣等省吟士从之者以千数。实际上，这是故宋遗民诗歌的一次大聚会，正如清代全祖望所云：「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柴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鮚埼亭集·跋月泉吟社后》）说得很有肯。

从某种意义上说，月泉俨然是浦阳一县文化学术与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宋孝宗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吕祖谦、朱熹「相与阐讲正学于月泉之上」^①。其时知县王霖龙因讲业创为书舍，祀二贤于其堂，「为后学景行」，直至元明时「柳文肃贯、吴贞文莱及宋文宪谦，皆宗依之」^②。大约与吕、朱同时，力主抗金的陈亮也曾前往月泉传授学业，从之游者甚众^③。方凤既然参与了月泉诗社

①《祭温州路教授吴君》：「昔年钩考（一二七六），始识君家，而父伯叔，三荆正花。当兵革余，同馆戮我，二儿来趋，旁列右左。」

②以上皆见《光绪浦江县志稿·流寓》。

的活动，对诗友们怀念故国，不仕新朝的气节，定有深刻感受，也必然会受到吕、朱、陈诸先贤的人格及其学说的影响^①，从而使他更加把保持高尚而纯洁的民族气节看得重于一切。

此外，方凤还参与了汐社的活动。吴谦《谢君皋羽圻志》云：「余家浦阳江水源，延吴君思齐、方君凤为江源讲经社，与君（翱）汐社合。」方凤《谢君皋羽行状》亦云：「会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盖取诸潮汐。」汐社的政治色彩也是十分浓厚的，参加的人大多是当时流落东南一带的故宋遗民，所以方凤常常与他们斗酒共酬，相互激励，以誓不仕元朝来践行自己忠于故国的素志。

在月泉吟社、汐社的社友中，方凤与吴思齐、谢翱最为志趣相投。吴思齐，浙江永康人，宋末为嘉兴县丞，因忤贾似道而退隐桐庐、浦阳一带，宋亡后坚决不仕元朝。谢翱，福建福安人，元兵南下时，曾参加文天祥的抗战部队，任谘议参军。及天祥被执而死，他潜行浙东，仍然坚持各种形式的抗元活动。因此，他们三人情同手足^②，同寓吴溪吴氏家中^③，「每卧起食饮，相与语，意不

①如朱熹治学重视「正心诚意」，方凤也曾著《正人心书》。陈亮喜谈兵，曾多次上书，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方凤也曾多次上书谈兵，为当局提出御江、分阕、守战等抵御元军之策。黄宗羲《宋元学案》将方凤归入「龙川学案」，究其因，此盖其一。

②方凤云：「自是（翱）与余为异姓兄弟，不忍离，离辄复合。」（《谢君皋羽行状》）谢翱云：「吾去乡远，交游惟婺睦同方某、翁某数人最亲。」（同上）吴思齐云：「吾二十年结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谢君皋父。」（黄潜《哀吴善父辞》）

③见《宋季忠义录》卷十四。

平，未尝不抚膺流涕」（《谢君皋羽行状》）。或作肆意游，「游辄连日夜。或酒酣气郁时，每扶携向天末恸哭，至失声而后返。」（宋濂《吴思齐传》）谢、吴相继谢世之后，方凤年事已高，仍一饭不能忘宋，「但语及胜国事，必仰视霄汉，凄然泣下。」「临没，犹属其子樽题其旌，曰容州。」（见宋濂《浦阳人物记·文学篇》，下同）

诚然，方凤与吴思齐、谢翱等许多人一样，在他的至死不二姓的思想境界中，忠君与保持民族气节常常是统一的，君主就是国家的象征，皇权就是民族利益的标志，这不免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何况他对赵宋故国的思念，又每每是由家庭的骤然败落和个人前途的彻底断送所触发出来的呢！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他的这种思想是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所以仍是值得肯定的。

方凤生于宋元易代之际，仕途经济的理想破灭了，这位世代食宋之禄的故宋遗民，不愿屈志仕元，于是一奋其有用之才，而寓佛郁感慨之怀于声歌之末^①。因此，贯穿于他的大多数作品的思想基调，是对蒙元政权的坚决离异，和对故国河山的深深怀恋。如在《述怀》中说，他为了避元，乐于困守「幽深最似螺蛳洞」的「静庵」^②。又如《述志》云：「只因生在胡元世，岂将蓝縠换罗

①柳贯《方先生墓碣铭序》：「（凤）始盖用为文以应有司，后乃束其兴、观、群、怨之旨而一发于咏歌，体裁纯密，声节婉婉，不缘琢镂，而神融气浩，成一家言。」

②静庵，在仙华山密林中。至今父老相传，凤曾深匿于此，以避元人。

衣！」但像这样「愤懑特过」而「当代公卿不免嫌疑避忌」的诗作，清初人已叹其「百仅一存」了，何况此后又不断遭到「改削」呢！因此，今天所能看到的，大多为诗人「托物兴怀，挥涕悼咏」（以上见张燧《辑评方韶卿先生遗集序》）之作。如《游仙华山》云：「邈哉轩辕氏，问道由崆峒。龙髯一以远，千载悲遗弓。犹传少女灵，炼玉于焉宫。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衷。我来重怀古，揽涕临西风。」仙华山为浦阳县治之主山和全县河山之象征，相传黄帝少女元修即在此炼丹并升天，至今山上香火旺盛，表达着百姓们对这位「帝胄」的无限怀念之情。但这留有圣迹的祖国河山，现在竟沦落于蒙元治下，作为炎黄子孙的诗人，怎能不临风痛哭呢？《故宫怨》所抒写的故国沧桑之感，则更为深沉、悲痛。

白日欲落何王宫，腥云颓树生烈风。豺獫几年争聚族，饥蟒狞猙攫人肉。熊羆肆毒夜横行，刺蛆封血多飞颺。萤火吐焰大如鹭，照见女鬼迎新故。寒更鷗吻空哀哀，谁能化鹤还归来！山都冷夷总难记，妖狐吹火月堕地。

张燧评此诗说：「宗杜丘墟，鬼域丛集，彼麦秀渐渐，禾黍油油，尚无此酸侧。」

方凤大约在六十岁前后漫游京口、建业等地，到处凄凉破败的景象，更不断地勾起了他的故国之思。纪游诗《三吴漫游集唐》十首，就真实地记述了他在漫游过程中的这种种感情。如：

江上巍巍万岁楼，今春花鸟作边愁。伤心欲问南朝事，凤去台空江自流。（其一）

愁看直北是长安，云树深深碧殿寒。心折此时无一寸，梦魂不到关山难。（其九）

洞庭西望楚江分，回首姑苏是白云。今日南湖采薇蕨，何时重谒圣明君？（其十）

数年之后，诗人又东南出括苍，行寻雁荡大龙湫等地，对故国河山的思恋仍然是那么执着。如《东瓲雪中山茶盛开》：

海色连蓬岛，同云一望迷。寒花空故故，醉酒只悽悽。卜世无三兆，伤心有《五噫》。仲宣楼上赋，愁绝不堪题。

方凤对故国的怀恋，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理性精神的呼唤上。元朝统治者对经历了上千年的充满儒雅化色彩的汉民族理性文化采取了大力排斥的态度，这对于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方凤来说简直是不可设想的，于是他一方面「寻盟潜勸德」（《书示同志》），在「霜雪」、「寒冬」面前「深保」「根本」（见《和陶渊明九日闲居韵》），另一方面告诫弟子，切勿将自己的「珪璋质」与「顽石」、「荆棘」并陈在一起（见《寄柳道传黄晋卿两生之二》）。因此，当他看到在「肝胆每相贼」的世风中，郑氏家族能够做到「六世孝友」（见《题郑氏义门》），吴氏家族依然能保持「昆弟列罗如雁行」（《题春寿堂》）的传统美德时，不由得从沉痛的心情中奋笔写下了赞美的诗篇。龚开所谓方凤之诗「在人伦不在人事」（黄潛《方先生诗集序》引），大概是有感于这一类作品而发的吧。

但是，人的佛郁、痛恨、怀恋之情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反而往往会感到人间的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从而使自己的心胸一下子变得旷达起来。方凤晚年除了继续遭受严

峻的社会形势的重压外，还经受了朋友、妻子先后谢世的沉重打击和家庭经济日趋艰难的重重困扰^①，这就驱使他的悲愤、痛恨、怀恋之情升腾到了极点，转而对人生的真谛重新进行了一番审视，觉得「人生本来浮」（《游宝掌山寺》），「大观物物齐」（《寄柳道传黄晋卿两生》之四），对现实世界的憎恨和对历史陈迹的怀恋实在是太无谓了，而对「吾心太虚廓，恍然万象俱」（同上）境界的理解却是必要的。因此，他「益歌疏达慕庄生」（《止所吴公挽歌辞》），在对生命的宁静和平的观照中，每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手把《南华》读一过，诗思陡涌如春波」（《答柳道传餽笋》）的审美境界。他也羡慕佛教徒那种断除一切烦恼的思想境界和淡泊自然的生活情趣，于是常常跟他们携手优游泉石，流连光景，以便找到心胸与自然的最佳契合。

宋濂所谓凤「性不喜佛、老」的说法，似乎说得太绝对。当然，与方凤绝大多数诗歌所谱成的悲愤激切、一饭不能忘食的主调相比，这种不时逸出的世外情趣仅仅是次要的。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他的创作实践仍是严格履行他的理论主张的。《仇仁父诗序》云：

今夫水，虽万折必东焉。鸟兽大者，丧其群，过乡翔回焉，鸣号踟蹰焉，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由人心生也，使遭变而不悲《黍离》，居愁而不念仪髡，望白云而不思亲，过州西门、闻山阳笛而不怀故，是无人心矣，而尚复有诗哉？

①《重阳诗卷序》：「余深念夫齿发日非，朋好凋落日甚。……大儿樛偏南游，遍骚国以归，而已失其母，余悼亡半载。」柳贯《方先生墓碣铭序》：「（凤）以艰蹙终。」

他认为，作为一个败亡民族的诗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把「思亲」、「怀故」和「悲黎离」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他在赋诗时「不暇如它文人藻饰秣丽以为工」（黄潜《方先生诗集序》），而重视以质朴雅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故虽「不缘琢饾，而神融气浩，成一家言。」（柳贯《方先生墓碣铭序》）

除了长于诗外，方凤还工于文。如《跋谢皋羽登西台恸哭记》，仅以九十余字，便巧妙地使隐藏在心中的对蒙元政权的愤怒之情表露无遗，故张燧谓其有「寓指甚长而著端甚隐，称述甚诡而毗辅甚正」之妙。

方凤著作甚丰，仅诗就达三千余首^①。但因家境艰难，生前未暇付之剞劂。兼以情辞激切，当伐公卿不免嫌疑避忌，故既歿之后，其子樗、梓也不敢即以示人。及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后^②，门人柳翥乃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诗图可传者凡三百八十首，釐为九卷，黄潜为之序，属永嘉尹赵大渭刻置县斋。

① 见宋濂《浦阳人物记·文学篇》、程敏政《宋遗民录·附录二》、郑柏《金华贤达传·儒学》、应廷育《金华先民传·名儒传》等。

② 黄潜《方先生诗集序》：「柳君道传……既殓辞铭其墓，且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诗三百八十篇。」按，柳贯为方凤墓立碑树碣，时在至顺元年十一月。

但九卷本甚罕见^①。明末清初，邑人张燧乃博搜群书^②，掇拾残剩，得凤诗七十三首，文十四篇（包括《金华洞天行纪》、《物异考》各一篇），及二子樗、梓诗十六首，文五篇，编次为《存雅堂遗稿》十三卷^③，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由方凤西塘众裔孙付梓于纯孝堂祠中^④。其后清廷修《四库全书》，即以此刻为底本，删去《物异考》一卷、《月泉吟社》五卷、外篇他人赠答、序跋等二卷，而为《存雅堂遗稿》五卷。但编纂者为避祸计，动辄擅自改动原刻，故不足以称善本。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今藏清法式善存素堂抄本《宋元人诗集》，其中录有《存雅堂遗稿》（仅诗作部分）一卷，经对照分析，当即本之于四库。民国间胡宗琳又据四库之本加以重刊，而收入《续金华丛书》之中。

至清嘉庆四年（一七九九），西塘纯孝堂祠中所藏刻板已失二十餘板，方凤众后裔勉力补刻，乃凑足原版篇数^⑤。故顺治十一年本虽已不可复得，而据此本亦足以得其全貌。同治十三年（一八

① 历代志书，惟沈翼机《浙江通志·经籍》和胡宗琳《金华经籍志·集部》有记。《存雅堂稿（集）》九卷，但似据黄潜谷先生诗集序而言，未曾见其本。否则，宗琳编次《续金华丛书》，全力蒐罗金华名公遗作，何独摒此九卷于门外？

② 张燧于每篇题下皆详列所引书目，今如数保留。

③ 按，前六卷为方凤（包括樗、梓）诗文，而七至十一卷为《月泉吟社》，十二至十三卷为外篇，多收他人赠答之诗和序跋等作。

④ 方凤五世孙孟綈，始由仙华山下迁居西塘，今属兰溪县。

⑤ 笔者去年夏天曾专程去西塘，父老曾云：纯孝堂祠当年已为日寇所火，故不知有藏板之事。但北京图书馆藏有此补刻本，除补足原刻以外，还另辟《补遗》一栏，增入逸诗《怀古题雪十首》（阙一）和逸文《书北山感雪竹赋后》一篇。

七四），仙华登高口方爽斋又据嘉庆四年补刻本重刻一次，但西塘众裔孙顺治十一年所作之序跋悉被删去，而代以陆芹甫所作之《重修存雅堂遗稿后跋》一文。浙江图书馆藏有此刻本，凡十三卷，排列次序全与嘉庆四年补刻本相吻合。另有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雅方慎德堂①木活字本《存雅堂遗稿》六卷，今藏北京图书馆。其篇目排列次序和篇中字句，与嘉庆补刻本每有不同，且又不见补刻本中七至十三卷之大部分内容和顺治十一年西塘裔孙所作诸序跋及张燧所辑评语，但所收方凤及二子诗文篇数则完全与之相合，个别字句之夹注亦复相同，故疑其据嘉庆补刻本而改排，复以他本参校之。

这次辑校整理，即在纯孝堂嘉庆四年补刻本之基础上进行。辑校体例如下：一、为了保持补刻本之原貌，《方凤集》收录了其一至六卷的全部内容（包括凤及二子诗文凡一百零八篇②与张燧所辑他人及自己的所有评注文）。二、补刻本第一卷前之序跋，今悉移入附录中，以便与其他各本之序跋同类相从。三、张燧自言「非捉刀本色，则姑舍是，宁受拙目之嗤」（《存雅堂遗稿辑评凡例》），则其有所取舍可知。但为避祸之计，凡措辞激切之作，亦当在舍而不录之列。今从《浦阳仙华方氏宗谱》中辑得方凤及二子之逸诗凡十有四首，大多情旨激切，音调凄怆，甚至有直呼「胡元世」者，疑为张燧所不敢收而遗逸者，今姑辟补遗栏，按不同诗体而分别收录之。又从《浦阳吴

①雅方方氏，为景傅六世孙辉顷之后裔。

②按，此数不包括《怀古题雪十首》和《书北山感雪竹赋后》。

溪吴氏家乘》中发现《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渤海国公伯玉公像赞》一文，亦补录之。凤有《仙华游录》一篇，久佚，但其残文存于黄潜《化城院记》中，今辑入「记」之补遗中。又从《学海类编》得《野服考》一卷，收入「考」之补遗中。四、张燧辑评之后，又陆续有评注文字问世，今从各书拈出，分别隶于其后，并冠以「评注续辑」字样。五、正文和后人评注文字凡有错误，或各本互有相异者，皆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凡笔者认为非方凤之作而张燧误收者，亦在「校勘记」中加以考辨，但不敢擅自删去。六、嘉庆四年补刻时，对顺治版中个别残坏字句未能进行复原。而同治十三年方爽斋据嘉庆补刻本重刊时，对底本中残坏字句却又尽付阙如。故今校勘，已无可依据，凡残阙者，只得以前□号代之。但凡凤及二子诗文残阙者，则皆依他本补足。七、本书《附录》所收者，大多为笔者所辑录，少部分则转录于张燧之辑本。凡属转录者，皆加插号说明之。

在本书的辑校整理过程中，吴战垒先生曾给予多方指导并指正失误，河北大学中文系魏际昌、程垂成教授曾提出过宝贵意见，浙江浦江县毛一帆、方能法、方来富、方绍志、方本潮、方生、方能燃、方本运等同志在提供地方性资料等方面曾出了很大的力。总之，本书得以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和支持的结果。

方凤二十四世孙方勇

一九九一年九月于河北大学